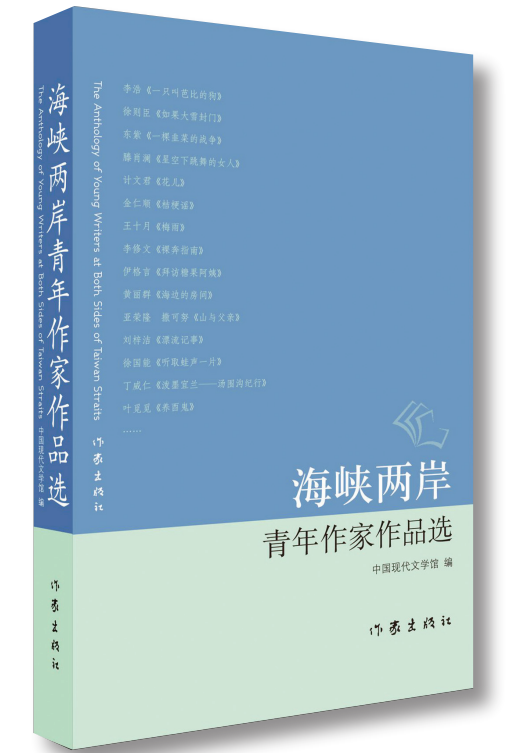


展示两岸新生代文学力量的窗口

□吴义勤



由台湾《文讯》杂志主办的青年文学会议是青年学者和作家期待的文学盛会,已在台湾文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为各界瞩目,从1997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十多次会议,参加者也由台湾地区的学者、作家扩展到大陆和香港地区作家、学者、学术影响日益增强。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的文学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青年学者与青年作家的深度交流与对话,2011年,《文讯》杂志与中国作家协会合作,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成功召开了第

一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台湾方面派出了以郝誉翔、吴明益、钟文音、陈雪、陈建忠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批评家29人与会,大陆方面有李洱、艾伟、红柯、徐则臣、谢有顺、葛红兵等青年作家、评论家20余人参会。陈芳明、张炯等主讲和讲评嘉宾更是阵容豪华。会议开得热烈、深入,既有文学的共识,也有思想的交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两岸文学界引起了持久的反响。大家一致呼吁这样一个平台和机制应该常态化地坚持下去。为此,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讯》杂志的友好协商,双方决定将“两岸青年文学会议”机制化、常态化,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举行,并于每次会议前在台湾和大陆同时推出繁、简体字版的《两岸青年作家作品选》,汇集、展示参会两岸青年作家的代表性文学作品。

根据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与共识,第二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已于2013年10月26日在台北举行。参会的青年作家均是两岸“70后”、“80后”的文学新锐,大陆方面有李浩、徐则臣、东紫、滕肖澜、计文君、金仁顺、王十月、李修文等,台湾方面有伊格言、黄丽群、亚荣隆·撒可努、刘梓洁、徐国能、丁威仁、叶觅觅等,这些新生代文学力量均出自目前两岸文学界最有活力、最有个性、最值得期待的群体。本书结集了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对他们文学个性、文学风貌和文学成就的集中展示。

收入本书中的大陆作家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现实以及作家们面对世界时的不同眼光与方式。李浩的《一只叫芭比的狗》是一篇展示人性隐秘的寓言。一只叫芭比的狗,成为映照一家人内心隐秘的镜子,并以高度的隐喻性映照出人类社会的缩影。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写的是“京漂”和底层。与常见的底层叙事不同,徐则臣的小说有自己的气息和心力,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心怀善意,有苦中作乐的智慧。文字温暖坚实,节奏可感,充满着思考世界的纵深感。东紫是小说家又是药剂师,

她对人物的把握、对故事情节的营造,具有特殊的优势。《一棵韭菜的战争》是一个“特洛伊”式的故事,写村里两家人因为一个女人而引发的战争,一波三折的故事和叙事,使得小说摇曳生姿。滕肖澜的《星空下跳舞的女人》属于日常生活叙事,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出对于人生的思量。一个老人在行将离去之前对生活和人生的洞察,恰恰映衬出“我”日常生活的暗淡。计文君的《花儿》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史,但成长史背后是一个家族的衰败史,家族衰败史背后则是我们所说的全部的历史。小说笔触老练,仿佛是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文字气场浓烈,情绪丰满。

收入本书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则是小说、诗歌、散文诸体皆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青年一代作家不同于大陆作家的才情、思想与情怀,尤其他们对于自然、生态、人类终极意识的表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山与父亲》节选自撒可努的《山猪·飞鼠·撒可努》。这本书曾被列为台湾的初中教材,美国哈佛大学也将其选入中文系教材。由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讲述了台湾排湾族原住民爱护山林、尊重大自然的故事,更是由撒可努本人亲自出演。作家对原住民纯真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表现,对于当代人来说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更复杂、也更残酷;网络比小说更迅捷、更直观、也更包罗万象。因此,真正的写作变得分外艰难,作家仅有讲故事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思想的能力,才能穿越生活万象,澄清庞杂;不仅要凸显地域的优势,还要掌握人类化的整体性视野,才能准确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现实。这是海峡两岸青年作家所要面对的共同境遇与共同课题。我们期待以这本作品集为起点,两岸青年作家的创作有新的、质的飞跃,也期待今后的《海峡两岸青年作家作品选》更厚重、更结实,真正成为展示两岸青年作家最高文学成就的窗口和培育新一代文学大师与经典的摇篮。

秋来相顾

□徐国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赠李白》

周末的夜晚,在101购物中心内部自上往下俯瞰,通明的灯火映照在粗大光滑的石柱及光洁的地板上,衣香鬓影,笑语喧哗。凝视良久,仿佛进入一种无声无觉的疏离状态,套用陈词滥调的文学术语,周遭的光影触肤,魔幻而写实。若以宗教的概念来阐释,眼前一切均属妄念所营构的五色楼台、散花天女,是如露如电的梦幻泡影;或以童话的记忆来比喻,灰姑娘初遇王子的那个场景大约庶几如此。但我喜欢站在这里泛览人间并胡思乱想,专柜的橱窗里一边是秋装NEW ARRIVAL,一边是夏季五折的清售,提着LV的名媛,背着COACH、DIOR或BURBERRY的少女,像悠游的鱼穿梭在水晶宫里,人人都洋溢着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幸福。

粉妆玉琢的台北市很适合年轻单身的女性。百货公司的楼层中专属男性的不及女性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打折特价的也以女性商品居多,那些气质素雅的茶店、调性温暖的餐厅,也好像专为年轻女性设计一般,连捷运站都有妇女候车专区。我所认识的年轻女性在台北的生活颇令人向往,工作当然也有困顿辛苦之处,但她们不需要靠蛮牛或

保力达来恢复元气,她们懂得在小吃街点一盅四物人参鸡汤滋养补益,或是借由奇异的花草茶养颜美容,甚至可以在PUB无害的酒精中得到小小的放纵以舒缓压力。假日来临,干净的风格茶店或高级餐厅便会出现她们的雨影,她们喜欢在柑橘甜香的红茶与梦幻精致的蛋糕间交流心事并感叹人生。她们经常相约登山或一起练瑜伽,并定时在健身俱乐部完成一场汗水淋漓的有氧运动以驱除工作与生活的积郁,然后以远古而神秘的芳香精油、升华肉体直至一种灵修的清空状态。她们大方地交换生活情报,哪里的美发沙龙设计师又帅技术又好,哪里又有名牌的OUTLET……总之,以“丰富多彩”这样俗套的形容词来表现她们生活之丰富大抵没错。

年轻而单身的女性也并非只有物欲的一面,在诚品,在PAGE ONE总能遇见她们,也许她正在规划一次北非的自助旅行,也许她突然对中古欧洲的历史发生兴趣,或者她正打算重新装潢自己的小公寓或是换一辆车,她可以轻易地得到这些信息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当然,她们也会顺便买一本王文华的新书或英文版的《哈利·波特》,如果碰巧得到不错的活动信息,也许在明天的《易经》讲堂或国家音乐厅的大提琴演奏会上,又会遇见她们。

自信而怡然的年轻单身女性,以她们的品位与才干悄悄改变了台北的某些风貌,那些器皿必须更细致,那些服务必须更体贴;城市有时因为她们而妩媚,有时因为她们而自由。她们并不排斥深深的恋爱或一个温暖的家庭,开着LEXUS的丈夫胡子刮得干净而BALLY西装雅致;上双语学校的小孩英文流畅而绘画富于梦想;厨房是全套的德式自动化配备,寝室随着床单的色调散发着时而法国、时而意大利的风情。

可惜大学时邀她们去阳明山赏花的学长皆已家业两成,发福且微秃;联谊时玩得愉快却慢慢消失的男孩如今多为业务忙得焦头烂额,发出酸味的男人一身是病之余,假日只对3C卖场的showgirl或林志玲产生幻想。而当年那位因为女生出国念书、男生入伍当兵而分手的情人,偶然在机场重逢,才知道他已经在上海开了店、落了户、生了根——“君若到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

彼此祝福或互留邮箱后,年轻的单身女性回到粉雕玉琢的台北,继续纵横职场,继续漫游生活,并在周末的101(一个现代的天上人间)与我擦身而过。

(摘自《海峡两岸青年作家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山与父亲

□亚荣隆·撒可努

牢莠兰(部落名,太阳升起第一道光照射的地方)部落最后的猎人,拥有一双祖先留下的手,一双能走很远的脚,以及与山共同生存的智慧。小时候最喜欢看他带着番刀的样子。希望有一天能与他——我的父亲一样英勇。

祖父曾对我说:“你父亲生错了时代,假使你父亲生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必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猎人,会受到族人的尊敬。”然而环境的变化及异文化入侵,使得传统社会瓦解。部落制度不再,父亲的技艺及能力不再受到族人肯定。而族人“山的文化”将因传统社会的瓦解而消失。父亲本着猎人的感觉,把山最后的生命,和老祖先对山的经验、智慧保留下来。

父亲那一辈的族人,因环境改变及文明的人侵,长年处于心理及身体的矛盾与挣扎中。然而传统社会的约束力消失,原住民就不再依循老祖先的生活方式过活,上世纪40到60年代的原住民不分族群,为了活下去远远他乡,离开世居生长的地方。山里的一切已不能再满足族人的需求,当时的工厂、远洋渔业、建筑业以及任何最低阶层的工作都有原住民的影子。当我开始有记忆时,父亲就很少在家。父亲为了我们的生活到过沙乌地阿拉伯工作,做所谓的“外籍劳工”,回来后在台北也打拼过,最后因不习惯台北矛盾的生活,又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父亲常感叹说:“这里才有生命!每天看到山,看到动物,生命才有力量,山地人还是山地人。跟山做朋友是一辈子也不能更改的事,当猎人是为了更了解山和大自然的生命。时代变了,没有人想再做真正的山地人(在这里是指原住民社群里还靠山生活的人)和猎人;有一天我老了,追不到山猪,番刀又磨不利,部落里有谁还想做真正的山地人?”

“现在森林面积愈来愈小了,动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猎场被林务局收走,现在不能再打猎了。”

到处存在的规范,限制了父亲山地人的本能。原住民是靠山吃山的民族,从过去到现在,老祖先告诉我们,对自然的尊敬就是生存,延续族群生命的法则,必须以人性去对待,就如好朋友、亲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现在的平地人把山上的大树都砍掉,种植高经济作物;山猪追逐的森林变成了橘子园;山羌、水鹿跳跃的草地转型成大人物的高尔夫球场;而一大片的茶园,过去可能是蚂蚁、蜜蜂、蜈蚣、猴子玩耍的天堂,但由于土地的滥垦,动物没有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水流的流失导致动物的灭种,池塘里的泥鳅和蛙鸣声都消失了。然而现在这些罪责却全加诸在原住民的身上,说打猎是盗猎;伐木造屋、雕刻,传承文化是破坏生态,盗采国家资源。当政府在提倡环保及注重生态资源时,却忘了原住民在老祖先流传下来的观念里,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应该以平等及人性化来对待,尊重生态老早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说:“我们山地人,从失去自己山林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一切也随之改变。过去我们打猎是照着部落一年四季的作息,而不是天天打猎。”

祖父也这样说过:“如果每天都上山打猎,公的动物和母的动物不是就没有时间谈情做爱生小孩了吗?撒可努你看,从过去到现在有原住民的地方,都是绿油油的;平地人的地方都没有树,山地人不用种树,树自己会长在我们旁边;平地人为了各种原因而要种树,他们的树没有生命;我们的树很有生命和力量,会长得很高、很大。”祖父、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深深地感到原住民和大自然生命一体相息的关系。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一起上山打猎,一山过一山,双脚就是这样子练壮的。那时候对山的

一切总是有很多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吗”的疑问。等到父亲不耐烦的时候,他就会丢一句:“你不用讲话,安静下来仔细地听,会听到有人跟你说话和唱歌以及他们呼吸的声音。”慢慢地我才了解父亲话里的意思。

有的时候我常一个人对着石头和大树说话、唱歌,玩得很高兴,在那里绝对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我了解在我的内心里,真的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玩在一起,唱歌、跳舞和快乐追逐。有时候我们走累了,父亲会停下来抽烟,要我休息。休息的时候一定会跟我说大自然的故事,有一段话仍令我至今难忘,父亲说:“山跟人一样,也要休息、睡觉,累的时候还会打瞌睡。我们不能吵他,打扰他,人生病的时候,大自然的一切会帮他复原。”

的确,惟有真正以山为家的山地人,才能深深体会这句话的意义,这是父亲一辈子对山的智慧与经验,是很美的一句话。山和原住民没有距离,就像父子一样。

环境的改变,让原住民离开了世居的森林和猎场。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从末有人问过、干预,说这个不对、那个不行;过去不管哪一个统治者的到来,都无法强制地禁止我们使用属于我们的东西。祖父说过,国民政府来了,到处强制我们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至今我们失落了原本属于我们的森林、猎场、河川以及祖父辈们世代的垦地和生存的空间,过去的传统生活已不能再继续地传延下去,也不能随便盖传统的房子,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从未被尊重,也不能保障原住民本生的权益和生存空间。

部落的长老曾这样说:“这是属于我们的空间,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去使用它?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住在这里,‘中国’的法律还没开始以前,我们就在这里世代生活。平地人的游戏规则我的族人不熟悉,不能用他们的法律说我们原住民有错,他们无权干预我们与山的生活,是谁在破坏生态、滥垦、滥猎?为了自己的利益,使动物失去了森林和生存的空间;动物灭种,却理所当然地将这些罪责全加诸在我的父亲和族人身上。我们无知的族人,背负了多大的不公平!”

时间长期的洗濯,父亲也在挣扎他身上曾经历过的痕迹,在某些文化上他会坚持,有些却极力反对;反对的因素在这里我不做任何的描述,但父亲身上永远流着山地人的血液和对山的那种感觉,永远做自己想做的。现在的山地人都到平地工作赚钱,没有人想再回到老祖先的地方,只有我还循着祖先走过的足迹,找寻大自然和属于自己排湾族的东西,虽然国家收走了老祖先的森林、猎场和耕地,但却收不走我这双脚!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走累了就坐在石头上,渴了就喝山泉,过夜就睡在地上。生活的方式是祖先的方式。我觉得我是最富有的人,父亲开玩笑地说:“以前只要排湾族用双脚走过的地域,那代表着这块他走过的地方归属属他。”

父亲很乐于成为一位山地人,只有做山地人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满足和骄傲。写到这里,父亲对山的坚持,真的让我感动。大自然的事事物物都是他的朋友。突然,我感觉到用生活写文化的父亲是真实、自然且与山最接近的。他用他的番刀撰写自己的生命史,用他的双脚踩过祖先的足迹,依循山的自然法则,使用双手延续了老祖先的工艺。

最后我还是喜欢父亲说“山”的故事和腰系番刀传统的样子。作为他的大儿子的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替父亲写一写关于山的和他的故事,对他会有一点可惜,又有一点内疚,因为我从他身上听到、看到、学习到很多传统的东西,若不记录下来,对“牢莠兰”会是件遗憾的事。

(摘自《海峡两岸青年作家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致远去的朋友(外八首)

□郑伯农

风雨同舟安敢忘,十年携手久铭胸。
解差送客别离急,倩影牵魂生死茫。
头破血流心未冷,鱼沉雁渺梦犹长。
天涯何处存知己,我盼归鸿借倚窗。
一九七三年四月

答友人

文坛处处说风流,一纸新闻传九州。
谁解痴心蓬垢女,至今不肯上青楼。
一九九三年三月

呈老前辈

嘱咐叮咛一席言,才疏性笃愧前贤。
不为嵴岵惜马力,岂因祸福避狼烟。
精卫有心填苦海,女娲无石补苍天。
夜阑天际传鼙鼓,思绪迷茫茫入眠。
一九九三年五月

访越诗抄

1993年秋,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越南。同行的刘章、贾漫都是诗人。越南朋友很喜爱诗歌,许多人会背诵唐诗宋词。据介绍,越南作家协会有一半以上的会员是诗人。这里的五首是访越期间的唱和之作。

看水上木偶戏

谁遣梨园下碧波,半江秋水一台歌。
今宵绝响闻河内,方识天涯芳草多。

听越南摇篮曲

华堂鼓乐喜相迎,一阙摇篮四座惊。
此曲只应山野有,红尘能得几回听。

听独弦琴奏《西游记》主题歌

轻揉慢挑送乡音,一缕琴丝万里心。
曲罢犹闻余韵在,天涯游子尽沉吟。

过古芝县“无人区”

风吹雨打坑犹在,斗转星移泪未干。
山姆文明夸字内,人权唱处血斑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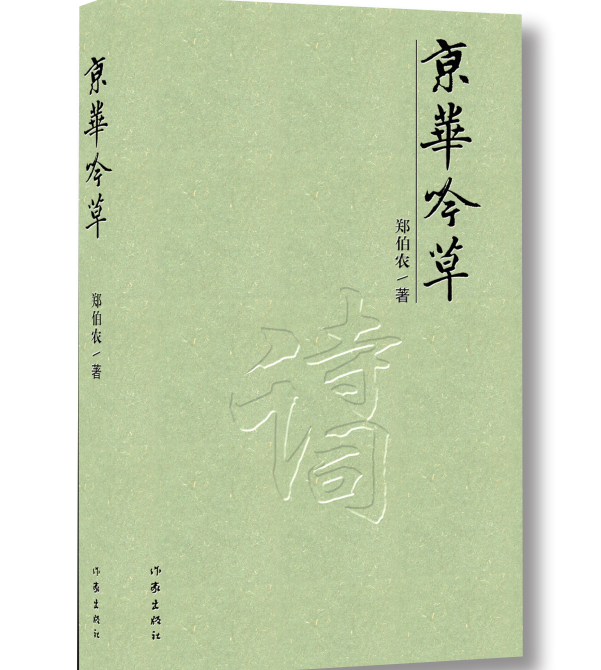
1993年10月27日,参观古芝县地道。古芝县离胡志明市不到100公里,当年南方游击队曾活跃于此。为消灭革命力量,美军在此实行地毯式轰炸,把人畜草木一扫而光,至今仍是遍地弹坑。和越南诗人远方等抚今追昔,谈论美国式人权,大家有许多共识。

访胡志明故居

芳草萋萋高脚楼,游人到此久凝眸。
一生戎马驱强虏,两袖清风到白头。
斗室无华藏浩气,遗辉千古耀高丘。
人民公仆今何在,烟雨蒙蒙筑九州。

一九九三年十月

1993年10月21日参观胡志明故居,越南朋友称此处为高脚楼。楼下一间会议厅,楼上卧室、工作室各一间。两室



一斤,这就是一位国家元首生活、办公的全部用房。一切按照胡志明生前原样布置,简朴得令人不少思议。工作室中除了办公桌、书架,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饼干盒大小的老式收音机,是泰国华侨送给胡志明的礼物。睹物思主人风范,代表团全体成员感慨不已。

虞美人·登天池

苍茫大地一声吼,烈焰冲斗牛。万钧伟力出平湖,赢得碧波千顷映穹庐。

五洲四海滚尘土,何处澄如许。安能倾水洗周天,共看冰

清玉洁满人间。

二〇〇三年八月

踏莎行·别马烽

满腹华章,一身泥土,丹青只为黎民谱。村夫走卒入文心,穷乡僻壤传佳著。

三晋含悲,九州笈寡,斯人已赴马翁处。音容笑貌梦依稀,高风亮节心头驻。

二〇〇四年二月

望海潮·五台山观光

千峰竞挺,百坛林立,五台自古巍峨。佛子留香,骚人留墨,耕夫汗洒盘蛇。仙乐漫青坡,天光照僧俗,一派祥和。惟有塔铃,勾人默默忆金戈。

晋山所望如何?看商家求发,游子求窝。宦者求升,赌徒求运,世间祈愿繁多。凡念未消磨,藏体难超度,不扰佛陀。汲取清凉,凝眸静静看烟波。

二〇〇五年五月

踏莎行·观诗有感

对月伤心,望花兴叹,毫端常见幽情漫。有骚人处有闲愁,铸成韵语千千万。

四海浪高,九州星灿,男儿有笔不轻撰。安能一唱振民魂,诗家方显英雄汉。

二〇〇八年一月

天净沙·山中访杏

蓝天绿野苍崖,老林熟土新葩。谁染太行如画?神驰心讶,春风十里银花。

山中素净人家,无娇无媚无哗。不省追冬逐夏。一生淡雅,但随云水烟霞。

二〇〇八年三月

(摘自《京华吟草》,郑伯农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